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濟九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二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澧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濟九）　衢州南臺仁禪師（一）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慤鶴山和尚　潭州溈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潭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密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廬隱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溈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九

福州安國院明眞大師弘璉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絶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

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拽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囷山毳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

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槹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絶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須冰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麽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麽問如何是活人之劒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何殺沉吟曰爲什麽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麽消不得師曰是什麽心行曰什麽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趙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畜生好致一

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濟九　四）（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嶽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階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

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兩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為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絶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絶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

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何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問摩騰入漢貪行拄杖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

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麽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麽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麽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麽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麽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麽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麽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麽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麽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做云此二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設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邏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邏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鏖閙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

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諱九）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録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注燈別云和尚忌口麽）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實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消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清九）　此日平生眼豁開（十一）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
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
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
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
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
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
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
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
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
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麽問從
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
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
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麽處來曰華光師
即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

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卷九）（十二）

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閻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日廣主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清九）（十三）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穀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

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鬧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頓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捷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趙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擡捶到處馳騁驢脣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齒也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

抛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茅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為佛那箇為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清水）（十七）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

老爺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狸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醨迫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詰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即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

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麽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訶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麽有麽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麽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麽見麽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椰棟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麽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

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
你還會麽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
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納僧沙
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
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
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
衲僧鼻孔且作麽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
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
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麽事猶是頭
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瘢上著
艾燋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麽生
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猶縣只欲
挺撧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
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
到處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裏道出這箇是就
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噇
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
你行腳驢年得箇休歇麽更有一般底纔聞
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

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閙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拽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趂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踔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蛣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捩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攙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轢中泥

衡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麽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堂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麽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麽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潙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第二世住問魚未透龍門

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
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
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
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
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
見曰什麽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
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
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

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麽處將來師曰嶺外
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
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
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
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
頭某甲擺尾什麽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
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
管内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
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
作麽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

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麽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麽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麽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麽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麽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實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奥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

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麽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

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

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九